



尚論篇方論

伏見

圖

武
239
8 止



明武
第 239
卷 8 上

藏書

同書

喻嘉言先生傷寒挾疑十五則 新安程雲來問

一問凡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而有曰
病人若發熱身體疼病人自臥其脉沉而遲者知其
其差也曰沉曰遲非陰脉乎豈亦有陽病見陰脉
而愈耶

答曰凡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此二語
乃傷寒脉法喫緊大綱如漢法三章允為律令之
祖至其比例詳情自非一端可盡如厥陰中風脉
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是陰病貴得陽脉也如

傷寒挾疑

妄言譏語脉沉細者死脉短者死脉濇者死是陽病惡見陰脉也又如太陽畜血病六七日表証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下血乃愈此亦陽病見陰脉仲景復推出可生之路見六七日太陽之表証仍在自當現大浮數動滑之脉設其人脉微而沉自當比動數變遲之條而證成結胸今乃反不結胸者明是陽邪不結於太陽之經而結於太陽之府也膀胱之府果真畜血勢必發狂而成死症計惟急下其血庶結邪解而乃可愈耳

今人但疑抵當湯為殺人之藥而孰知亟奪其血正所以再生其人乎又如厥陰下利寸脉反浮數此陰病得陽脉本當愈者設其人尺中自濇則是陽邪陷入陰中其浮數之脉為血所持而不露也然陽邪既陷入陰寸脉不加浮數則陽邪亦屬有限今寸脉反浮數則其在裏之熱熾盛難除更可類推故知其必圍膿血而成半死半生之症也合兩條論之上條可愈之故全在陰脉見脉既轉陰陽邪原有限也下條難愈之故全在陽脉見陽邪

傷寒決疑

七

既從血下出陽邪不盡血必不止萬一血盡而陽邪未盡能免脫陰而死乎可見陰病陽病二語特舉其太綱至微細聽人自會耳太綱云者謂症屬於陰其脈反陽必能鼓勇以却敵症屬於陽其脈反陰必難嬰城以固守故得瀉弱弦微之脈者其人氣血精津未病先虧小病且難勝况能勝傳經之熱病哉尊問疑陽病見陰脈亦有愈者茲正太徹之關但所引病人若發熱一段此不過驗病之法耳謂病人若發熱身體疼到診脈時其人安臥

則不見有發熱身疼之苦矣加以脈沉而遲表邪又未入裏其從外解無疑所以知其差耳

一問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者名曰傷寒餘時則非傷寒也其有曰立夏得洪大脈是其本位其人身體苦疼重須發其汗非傷寒而何答曰冬月傷時令之寒春月傷時令之溫夏秋傷時令之暑濕熱此四時之正病也然夏秋亦有傷寒冬春亦有傷暑傷濕乃四時之客病所謂異氣也此段叮嚀仲景特於濕家不可發汗之外另豎一

傷寒決疑

義蓋以夏月得洪大脉是心火之本脉其人身體
 苦疼重又似濕土之本病恐後學悞遵濕家不可
 發汗之條故以此辨析之耳見濕病雖夏月脉必
 濡弱不能洪大且額上有汗非如傷寒病腠理閉
 密即在夏月亦必無汗之比也又見洪大既為夏
 月本脉斷無當暑汗不出而身體疼重之理也兩
 相比照則其疼重仍係太陽經傷寒無疑但在夏
 月受邪原微見證亦稍輕令人難辨故於脉法中
 析此太疑以昭成法為慮抑何周耶可見不但冬

春正病有汗為傷風無汗為傷寒即夏秋正病有
 汗為傷暑傷濕無汗仍為傷寒參脉辨證了然明
 矣

一問陽病從寅而解於戌陰病從亥而解於寅是陽
 得陽解陰得陰解而有曰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
 於日中何也

答曰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者此從其經氣之王也如
 少陽王於寅卯辰太陽王於巳午未陽明王於申
 酉戌太陰王於亥子丑少陰王於子丑寅厥陰王

於丑寅卯是也。各經皆從其王。少陰獨從其本者。少陰腎中內藏真陽子時一陽生。菽管灰飛蚤已。春回暘谷。丑時二陽寅時三陽。陽進陰必退。陽長陰必消也。且天一生水。子水生地。即是王地。故少陰欲解獨從之也。然三陽之解從寅卯而始。二陰之解從寅卯而終。寅為生人之首。卯為天地之門。戶亦陰陽如環之理也。但三陽之王時九各不相襲。三陰之王時五逐位相連。可見陽行健其道長。故不相反。陰行鈍其道促。故皆相躡也。於此見伸

景析義之精。以述為作矣。何也。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者內經之旨。取陽見陰。陰見陽。兩相和協之義也。然而陰陽之和協與否。惡從知之。故陽病必於陽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夜半而輕安也。陰病必於陰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日中而輕安也。先聖後聖。寧非一揆也哉。一問汗多則熱愈。凡桂枝麻黃二湯。俱取微似有汗。不令汗多。汗少則便難。少則津液未竭。何為便難也。

答曰太陽病非汗不解然汗法中每伏亡陽漏風種種危候所以服桂枝麻黃湯但取微似汗慮陽氣素薄之人得藥而汗出不止也至於陽明胃經為津液之府邪熱內入津液隨即外越者最多不但陽氣虛不可過汗即陽氣素實亦不可過汗所以陽明致戒云陽明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也從前不解陽絕為何事不知正指津液內竭而言即無陽之互文也所云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乃脈法後

段推原所以當下之故謂服藥得汗腠理既開兩三日內仍覺發熱微汗則邪服而熱除不傳裏矣若汗纔得而腠理隨閉則熱邪不服而傳裏熱既傳裏津液必耗而便難故宜攻下以存津液觀下文復云脈遲尚未可攻又戒其勿誤攻以重傷津液也要知此三語總頂屬府者不令洩數而為陽明病下註脚耳

一問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一節內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既曰

易寒決疑

無陽不可發汗方中桂枝麻黃石膏生薑能不發汗耶

答曰太陽病風傷衛則用桂枝湯解肌寒傷榮則用麻黃湯發汗風寒兩傷榮衛而加煩躁則用大青龍湯峻發其汗此定法也於中復有最難用法一症如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謂風多寒少也風多則麻黃湯為不可用寒少則桂枝湯必不能去寒加以脈見微弱其人胃中復無津液是汗之固萬萬不可欲不汗其微寒終不外散雖有桂枝

二麻黃一之法施於此症尚不中窾何者桂枝二麻黃一但可治熱多寒少而不可治脈微弱故耳於是更改麻黃一為越婢一示微發於不發之中越婢者不過麻黃石膏二物形容其發散之柔緩較女婢尤為過之正可勝微寒之任耳所以然者以石膏能解陽明之熱熱解則津液復生而不名無陽適得天然妙合之法也此仲景之精義乎一問傷寒心下有冰氣效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既寒去欲解

不用藥可矣必用小青龍湯何也
答曰傷寒下有水氣欬而微喘此水寒相搏而傷其肺也傷寒故發熱水停心下故不渴內水與外寒相得益彰矣今服湯已而渴明是表藥之甘溫克勝其外襲之寒所以知其症為欲解然尚未解也何以故外寒為內水所持開解最難故必更用小青龍湯逐其寒從外出水從下出斯一舉而兩解無餘耳倘不其然縱外寒漸散其水氣之射肺中者無繇得出異日寧不為喘欬之人乎

一問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云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衄家不可發汗衄而已解不用麻黃可也何復用耶
答曰衄家不可發汗者乃不病傷寒之人平素慣衄及病傷寒不可發汗所謂奪血者無汗強發其汗徒動其血如下厥上竭之類也傷寒之人寒氣深重其熱亦重熱迫血行因而致衄衄乃解者不過少解其煩瞑未能解深重之寒也故必再用麻黃湯以發其未盡之沉滯一以盡徹其邪一以免其

再○衄○此○定○法○也○仲○景○復○申○二○法○其○一○云○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此○則○不○用○麻○黃○湯○也○曰○身○無○汗○必○係○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然○亦○足○以○推○發○其○勢○而○致○自○衄○也○以○其○人○既○無○發○煩○目○瞑○之○證○則○一○衄○而○邪○從○外○解○矣○何○苦○復○用○麻○黃○湯○耶○其○一○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此○因○全○不○發○其○汗○因○而○致○衄○是○一○衄○不○能○盡○徹○其○邪○仍○當○用○麻○黃○湯○以○發○之○邪○始○徹○也○參○二○條○以○會○用○法○之○意○了○無○疑○惑○矣○至○於○審○邪○勢○之○微○甚○以○分

用劑之大小更不待言已

一問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
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
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曰治傷寒先分營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
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
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
更與麻杏甘石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奧義蓋太
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襲入肺中者無繇得解

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
下肺氣甘草緩肺急石膏清肺熱即以治足太陽
膀胱經藥通治手太陰肺經亦為天造地設之良
法也倘更悞行桂枝寧不壅塞肺氣而吐癰膿乎
必識此意然後不可更行桂枝之戒愈覺深切著
明耳

一問血弱氣盡一節有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
下故使嘔也高指表耶下指脇耶

答曰高不指表下不指脇要知此乃互婦人經水適

來適斷之詞經水適斷之後謂非血弱氣盡乎因
少陽熱邪深入血室逼其經血妄行致成此證蓋
少陽膽藏於厥陰肝葉之內藏府相連與太陽陽
明兩陽各為一區不與少陰太陰相連者迥殊所
以太陽陽明之府邪不能襲入於藏而少陽之府
邪與藏相連漫無界限其熱邪之在脇者迫血妄
行必痛連腹中見經血雖止而腹痛猶不止耳高
指脇也下指腹也邪在兩脇已搏飲上逆痛在腹
中又濁氣上干所以其證嘔逆特甚但不可因其

痛在腹中遂指為厥陰見證悞用吳茱萸等湯治嘔桂枝大黃等湯治痛仍用小柴胡湯治其府不治其藏迺為不悞此是吃緊叮嚀言外見藏府同治必領府邪入藏而成兩感水漿不入形體不仁有必至矣仲景不能盡所欲言但以小柴胡湯主之一語砥柱在瀾幾千年來窺其奧旨者果誰人哉

一問小柴胡湯法去滓復煎必有其義

答曰用小柴胡湯必去滓復煎此仲景法中之法原

有奧義蓋少陽經用藥有汗吐下三禁故但取小柴胡湯以和之然一藥之中柴胡欲出表黃芩欲入裏半夏欲驅痰紛紜而動不和甚矣故去滓復煎使其藥性合而為一漫無異同俾其不至僨事耳又和非和於表亦非和於裏乃和於中也是必煎至最熟令藥氣併停胃中少頃隨胃氣以敷布表裏而表裏之邪不覺潛消嘿奪所以方中既用人參甘草復加生薑大棗不厭其複全藉胃中天真之氣為斡旋所謂太力者負之而走耳試即以

仲景印仲景如附子瀉心湯以其人陽邪入陰而
熱熾非三黃不能除熱其人惡寒汗出陽氣外虛
非附子不能回陽然必附子另煎得以攻痞固陽
而復煎以合行其事之義不亦彰彰乎
一問太陽病外證未解而復下之協熱而利利下不
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此理
中加桂枝也設遇此證解表用桂枝可也協熱利
而用理中人所不敢仲景神明必有妙義歟
答曰太陽經表邪未解而誤下以致協熱而利心下

痞鞭設腹中利止則裏邪可從裏解乃利下不止
是裏邪漫無解期也設胸中結開則表邪可從表
解乃心下痞鞭是表邪漫無解期也此際欲解表
裏之邪全藉中氣爲敷布夫既上下交征不已中
氣且有立斷之勢其能解和開結乎故舍桂枝人
參湯一法更無他法可用者若以協熱之故更清
其熱斯殆矣愚每用此法病者得藥腹中卽响若
雷奔頃之痞鞭開下利止捷於反掌可見握樞而
運真無爲之上理矣

按瀉心湯中治痞鞭下利用甘草乾薑人參各有其義從未有用朮之法也此因下利不止恐其人五藏氣絕於內不得已而用朮故不曰桂枝理中湯而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豈非謂表邪未盡不可以用朮立法耶後來陶節菴製疎邪實表湯以代桂枝湯竟推重白朮爲君主坐令外感內傷混同用藥此等微細關頭不可不辨

一問傷寒脉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寒字誤耶浮滑之脉不應有寒也

答曰脉滑爲裏熱浮滑則表亦熱所以仲景白虎湯證又云熱結在裏表裏俱熱可爲互證矣寒字勿候卽謂外感之寒入裏而成其在裏之熱亦可

一問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與調胃承氣湯鞭滿似重於心煩何心煩可下而鞭滿不可下也

答曰心下正胸膈之間而兼太陽故鞭滿爲太陽陽明之候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至於心煩一證乃津液內耗大率當調其胃然尚有重傷津

傷寒決疑

七

液之慮若不○繇吐下○所致是津液未虧○反見心煩○者其為邪熱灼胃○審矣當用調胃承氣○夫復何疑○然曰與亦是少少和胃以安津液之法○非下法也○
一問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觀急字似不容緩其證不過口乾燥而且病屬少陰○少陰又不過二三日○非十餘日之大實大實有此神見而便用承氣耶○

答曰少陰病得之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其人腎水素竭可知○故宜急下以救腎水○少緩須臾○甕乾杯

罄救無及矣○所以陽明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少陰有急下三法以救腎水○皆動關性命○所謂如救焚然何商量等待之有耶○此與太滿大實之條○天淵懸絕○所當辨之於蚤矣○

一問脉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此一節有闕文否○

答曰叔和以濡弱微瀼之脉見為陽氣與陰血兩虛○分類於不可發汗不可下二篇之首○推其所以不可汗下之故○豈非以陽證陰脉乎○而陽證陰脉大

率又歸重在陽微一邊觀下文云陽微發汗躁不得眠又云陽微不可下下之則心下痞鞭蓋可親矣其中風汗出而反躁煩一語最為扼要見無汗之躁煩用大青龍湯不對且有亡陽之變况於有汗之躁煩其亡陽直在轉盼間此即用真武湯尚恐不及奈何可更汗更下乎本非闕文但叔和未會仲景之意類此不一而足

先業師初以問答見授余甚珍之梓以供同好不知即新安程雲來先生戊午年間答也越二十八年乙卯秋竟于無意中相遇悉此淵源發明之功大會合之緣奇特補記以誌快 徐彬忠可識

附錄門人問答

予著仲景一百十三方發明告竣偶檢箚中得喻先生答問十五則再四詳繹雖吉光片羽真希世寶符不敢自秘因與諸弟子申明其說而付之梓門人問曰喻先生所云從前不解陽絕為何事不知正指津液內竭而言即無陽之互文也明乎津液即是陽然則仲景何不竟言津液亡而必先言陽絕且有時不曰無津液而曰無陽津液與陽是一是二可得聞與曰人身中陰陽刻刻相環周是故晝則陰并于

陽而為寤夜則陽并于陰而為寐其寐也陰氣上騰。陽不主用故人于天明時有口乾舌燥如木之皮者。晨起則津液如故蓋人坐則陽上陰下臥則陰上陽下天明時陽欲動而陰不退故陰火盛而發燥也然陽氣有餘之人陰雖升而陽足以濟之所留之陰非燥火也故口不乾陽氣不充之人則所升之陰為燥早之氣故乾燥特甚治之以滋陰藥不能愈也必于滋陰中兼升陽補氣然後氣噓潤生此東垣補中益氣湯為治火之聖藥也問人又問曰內經云陰精所

奉其人壽今陰氣上升而反口燥咽乾然則陰氣不欲其奉與曰內經明云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天以常理言之水火取其既濟陰奉陽降何不可乎而云陰精奉則壽陽精降則天似乎但欲陰之升而不欲陽之降予能審此正可悟陽絕津亡之說矣蓋人之一身雖陰陽相維以陽為主陽常主倡而陰常主隨故陽能為主而陰更輔之則柔順中正為無疆之休故曰陰精奉則壽若陽不能為主則濁陰且乘之而為病九龍有悔豈能勝臙鬱之陰故曰陽

精降則天所謂陰之精乃有餘之陰氣非濁陰之比也濁陰乃厥氣上逆非奉也所謂陽之精乃清靜光明之天氣非陷下之燥氣也燥氣則為亢悔而非陽和矣此之所奉所降乃言陰陽之至精而非止既濟之理也所以補血必先補氣而人貴知七損八益之道耳若天明口燥正陽精所降之理謂陽不能主用而濁陰宜退不退以乘陽位耳然天明時不過陰陽升降之常而能為燥燥若此况傷寒以極盛之客熱而清陽之氣有不為所傷者乎清陽傷而濁陰熾津

為之燥謂之陽絕可謂之亡津液亦可謂之無陽亦可此相因之理又何疑哉

橋李徐彬忠可氏識

<p>下此辨疑之經又... 辨李... ...</p>	<p>...</p>
-------------------------------------------------------	------------

圖經小引

微矣哉病之機也人止一身呼吸氣脈憑于晝夜而順行五行遞生亦循時日而順轉傷寒獨起太陽而逆傳雜證則又不傳經而變氣其義誠微于是涉畧者患在學疎識淺望洋難明專家者患在拘守成方忽畧不講即有好學者見行脈布氣傳經不傳經或逆或順種種不一患在多岐滋惑今仲景原文得喻先生尚論前人精詣畢露仲景原方得忠兄發明後學機與勃然而又貫以三圖前此三患庶其免乎千年絕學爰復興矣雖然作書者可謂全彰全現披閱者果能以精益求精乎義理淵深愈研愈出亦在有志者之尋繹而已

錢塘陳師錫升菴氏謹識

徐忠可新定傷寒

傷寒隨經而傳速逆行故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以及足三陰雜病不



子午為少陰 君火卯酉為 陽明燥金四 正為一律寅 申為少陽相 火巳亥為厥

從外而內者為 陰也從內而外 者為陽也

傷寒隨經而傳速逆行故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以及足三陰雜病不

雜證二十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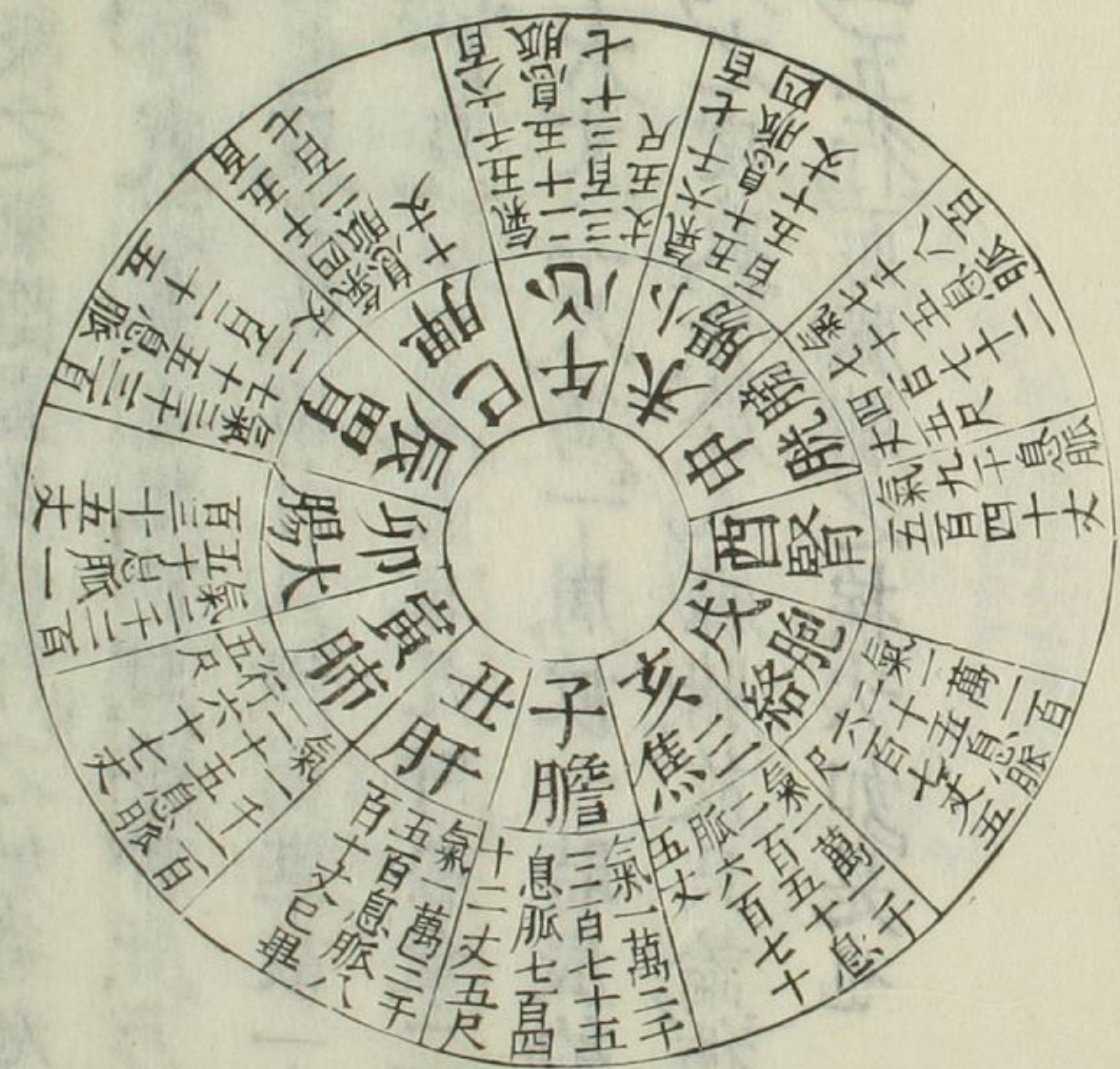
傳經而變氣如四時之順故始則雙行久則自心包心肺重轉手三陽



陰風本四維 為一律辰戌 為太陽寒水 丑未為本陰 濕土四季為 一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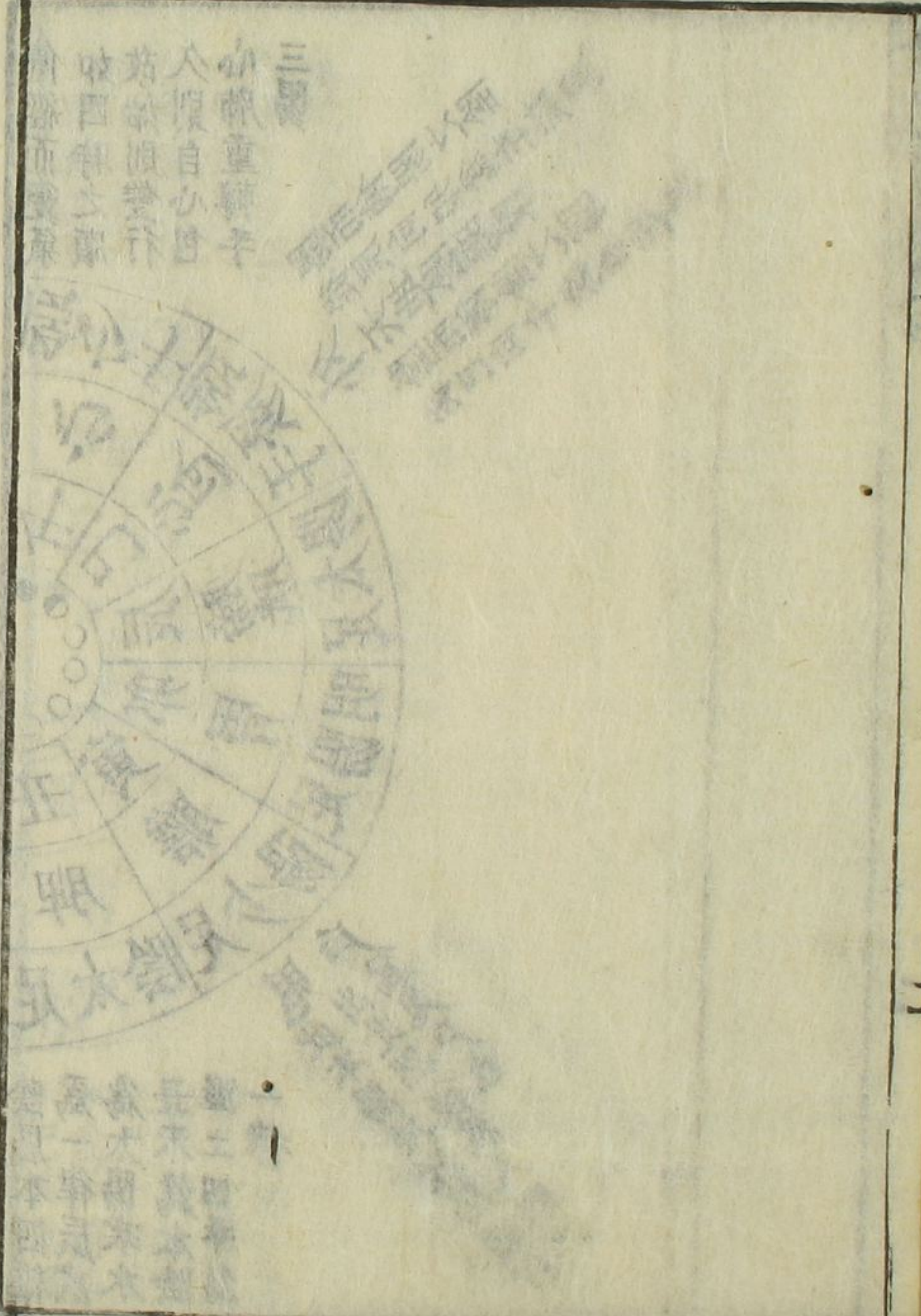
傷寒隨經而傳速逆行故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以及足三陰雜病不

呼吸行氣應脈隨時歷於臟腑之圖



呼吸氣二百七十息
脈行三十尺
六丈二尺
為一周
計一萬三千五百息
脈行八百
一十丈
而復起
而復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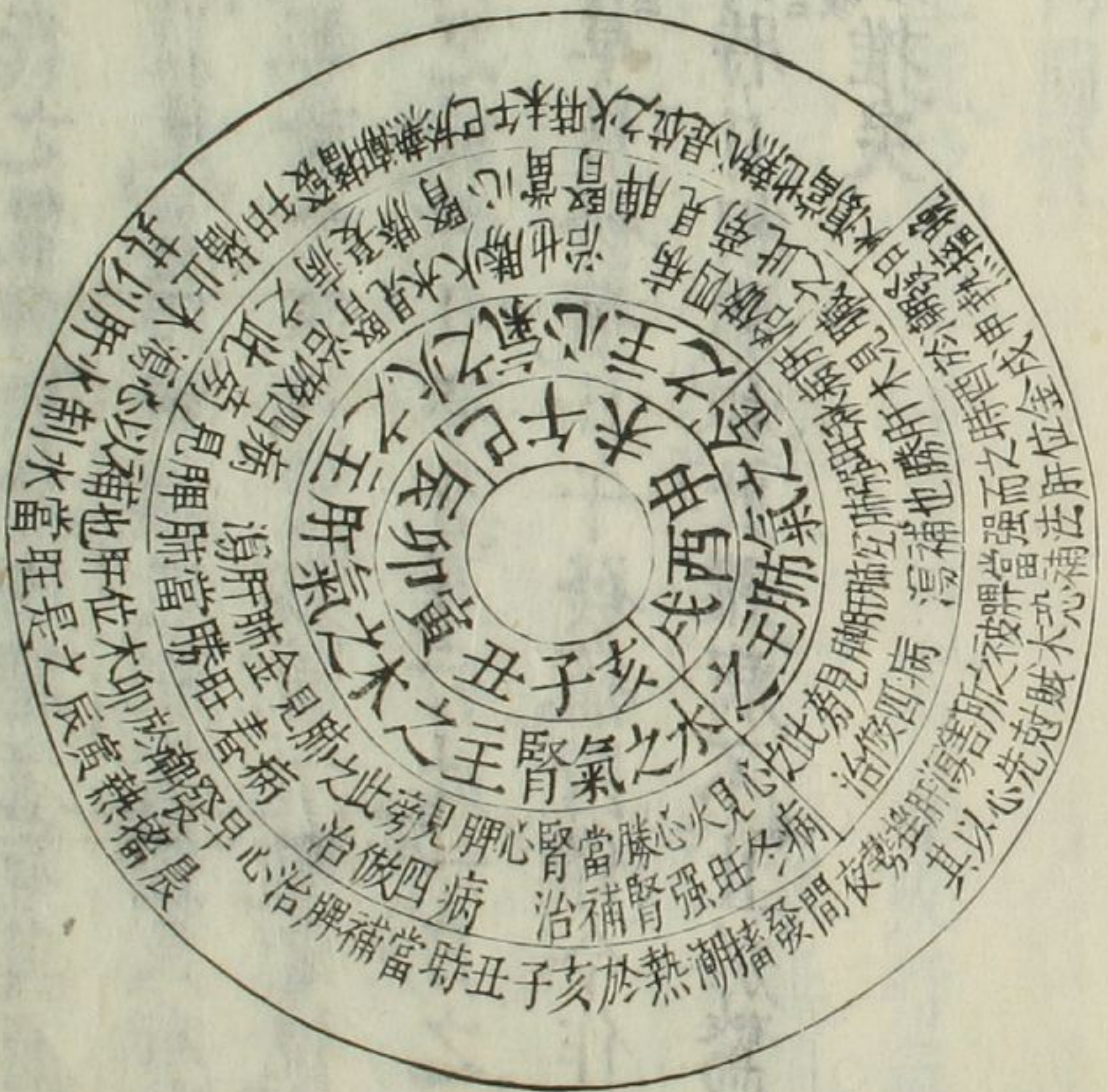
十二經脈



呼吸氣二百七十息
脈行三十尺
六丈二尺
為一周
計一萬三千五百息
脈行八百
一十丈
而復起
而復始

此人身呼吸之氣隨晝夜循行之始終起於寅終於丑乃人生於寅之義也起於肺終於肝乃自天而終於地之義也因度數相引以漸而進故一日一夜必五十度周於身以一周而言凡呼吸氣二百七十息脈行三十六丈二尺為一周故一時辰約計四周有零此隨天之度數合於人臟腑故只論循次不論金木水火土五行而臟腑之挨次如是也

臟腑
本氣
五行
所屬
與四
季相
應圖



此人身五行之氣與四時相應者也其有病氣勝臟氣者正足以見五臟相勝之邪故錢氏有肝病見秋肺病見春等論予故以寅卯辰一圈定位木之氣一圈定五行之氣然日亦有五行此一日之四時也故錢氏又有早晨發搐日午發搐四條今作外圈以見病機之與時日相關如此雖病不止於驚搐即此而雜症可類推矣

或問圖說

或問先生既設傷寒傳經圖矣呼吸行氣應脈之圖及臟腑本氣五行所屬圖似與傷寒無關迺復以二圖并行之何也曰予之傷寒雜證圖重在別內外以明傳經不傳經之故俾業醫者補瀉無誤然此乃翔設使不知行度之常安知傳經之變故又補呼吸行氣圖蓋人身之陰陽錯綜互換成交泰之功其實天氣之流於四時感於人身時時右旋而順布故呼吸行氣之脈肖人生於寅之義而晝行陽二十五度夜

行陰二十五度此以晝夜分陰陽也明乎呼吸行氣之圖而知此氣之流行於臟腑有其常度非傳經之謂矣其臟腑本氣五行所屬如四時之遞轉故春夏秋冬一年有之一日亦有之相應則吉相勝則災此以四時合臟氣也明乎臟腑本氣五行所屬隨時運轉之圖而知此氣之配合於天時即其相勝可以驗病非傳經之謂矣至於傷寒此六氣中之自外及內者也今夫風寒暑溼燥火爲六氣暑溼燥火皆內外雜合而成病唯風寒則自皮毛而入專從外來尤以

寒統之者蓋冬寒之時天陽全在裏夏熱之時天陽全在表春秋之時天陽在半表裏陽在表則邪不能自外入故感暑者裏證居多即有客寒頃刻自消客邪不能敵天陽故也春秋雖在半表裏而春近於冬故傷寒間有之秋近於夏故無傷寒而多瘧若冬則裏實表虛故有正傷寒中亦有感風者然在冬時風必挾寒故傷寒中雖亦有風而病名則概之以寒也謂其從外入內莫有專於此者也明乎此則內外之辨明而表裏明雜證半表裏之義亦明此予祖華元

化五運六氣之圖而立傷寒傳經雜證不傳經之圖也

傷寒傳經雜證不傳經之圖
五運六氣之圖
傷寒傳經雜證不傳經之圖
五運六氣之圖
傷寒傳經雜證不傳經之圖
五運六氣之圖

傷寒雜證分主陰陽論

凡麤知醫者皆能言內外之辨及臨診則茫然矣稍閱書者皆知傷寒傳經雜證不傳經傷寒宜瀉雜證兼內傷宜補及臨證則以為食而消之恐後或又認風脉之緩弱為虛而補之增病矣此非病之易于惑入實由心坎中未曾確見所以內所以外所以內傷宜補外感宜瀉之理安得而不疑哉予請就人身臟腑之分屬十二支者以辨其內外今夫人不離陰陽以生故內經以十二經分配陰陽然陰陽起于十二

徐忠可圖論

支故就臟腑論則止言三陰三陽司天運氣竟以子
丑等十二支分配陰陽十二經也自五行家卦氣陰
陽論則子丑寅卯辰巳爲乾六爻陽之分午未申酉
戌亥爲坤六爻陰之分不知巳爲陽之盡正陰所由
起也亥爲陰之盡正陽所由起也故司天竟以亥子
丑爲足三陰寅卯辰爲足三陽巳午未爲手三陰申
酉戌爲手三陽而傷寒之傳經從足太陽辰傳至足
厥陰亥若形家之法宜以子丑寅配足三陰卯辰巳
配足三陽矣何以傷寒傳經必自辰之太陽寒水始

乎而司天運氣竟以巳亥爲厥陰風木乎是知亥子
丑寅卯辰所謂天氣之始也陽之位也此六壬有亥
爲天頭之說也至于巳而一陰將生遞及午未申酉
戌爲地氣之終也陰之位也是巳與辰乃陰陽之界
也凡人以陰爲內陽爲外陽之極爲外之盡是故陽
至辰而爲太陽在人身太陽爲皮毛內經曰太陽主
開在外焉得不主開也然則人身論內外豈不以巳
爲外之外乎人身之病凡涉外因豈不從此造端乎
而惟感冒風寒爲純乎外感故病先太陽人但知陽

徐忠可圖論

經受邪為陽而不審物自外來喜傷其內內者陰也故東垣曰風寒喜傷筋骨外感則腎肝之氣先絕于內所謂傷陽之陰病在經絡也陰受邪陽不能內入故外熱惡寒陰必左旋邪隨陰入故傳經必自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以至厥陰故治病必從內而發出之故主瀉瀉有不同汗下和皆瀉也惟外感主瀉凡陰藥瀉而不補故以滋陰藥治傷寒雖無當于病而不能殺人陽藥補之其禍立至失客者除之之理耳由此而漸入三陰則病危謂愈深則愈難瀉然猶

有治法總不外瀉之也其直中者不循經而直傷陰矣多用熱藥熱近陽驅之出陽也其雜證外因內因或勞役等相錯雜而逡巡或併外熱亦從巳辰陰陽之界來即雜內傷病矣證必兼見胸膈人但知上焦亦屬陽分而不審邪入裏則熱邪從中發必熱傷其氣氣順行如四時之循環氣者陽也所謂傷陰之陽也病在無形也陽既受傷陰不得與陽通故內熱惡熱陽必右旋而無形故不傳經而變氣如四時也或緩其行度而脈遲或促其行度而脈數或損其氣而

微或損其血而脈細故越人謂一損損于肺二損損于
心三損損于胃過胃則不可治故治病必先從氣
而長養之故主補補有不同溫調升皆補也惟內傷
主補凡溫藥爲補之主稍兼滋陰藥益濟其溫之用
若寒涼伐之甚則苦寒瀉之始謀不臧鮮克有濟失
勞者溫之之意耳由此而右旋復漸歷申酉戌三陽
位則亢而悔謂虛陽而進至陰中陽位則雖虛而亢
滋陰非宜溫之又難故不若早爲補中溫下也其下
元傷者亦猶寒傷之直中專滋其下而兼顧其脾自

無不愈不治或治之失宜乃有他臟之傳既深而久
能無危乎故越人有損於下者從內起從有形一損
於腎二損損於肝三損損於脾則難治之說耳若夫
病之發於七情及飲食之偶傷脾胃客寒客風之傷
肺而暫嗽其於十二支中既有專傷則有專治原不
足以滋內傷外感之感然正如傷寒之只傳陽明或
只傳少陽或始終只一經而不傳皆非真傷寒比則
知內傷中之專有所傷自不得與似乎外感之內傷
同年並語矣

或問傷寒傳足不傳手之故及雜證初病雙行
繼復深入手三陽之故
或問傷寒傳經皆逆故知其傳足不傳手矣然內經
既有六日傳其經盡當愈不愈藥之使不復傳經之
說焉知不從厥陰復逆傳手太陽戌而云傳足不傳
手耶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天地陰陽參互之理
其大段則一陰一陽兩儀判然也故自亥至辰為陽
之途自巳至戌為陰之途不容亂也所以外感傷寒
自太陽逆傳至厥陰盡則又復傳足太陽假使欲傳

或問傷寒傳足不傳手之故及雜證初病雙行
繼復深入手三陽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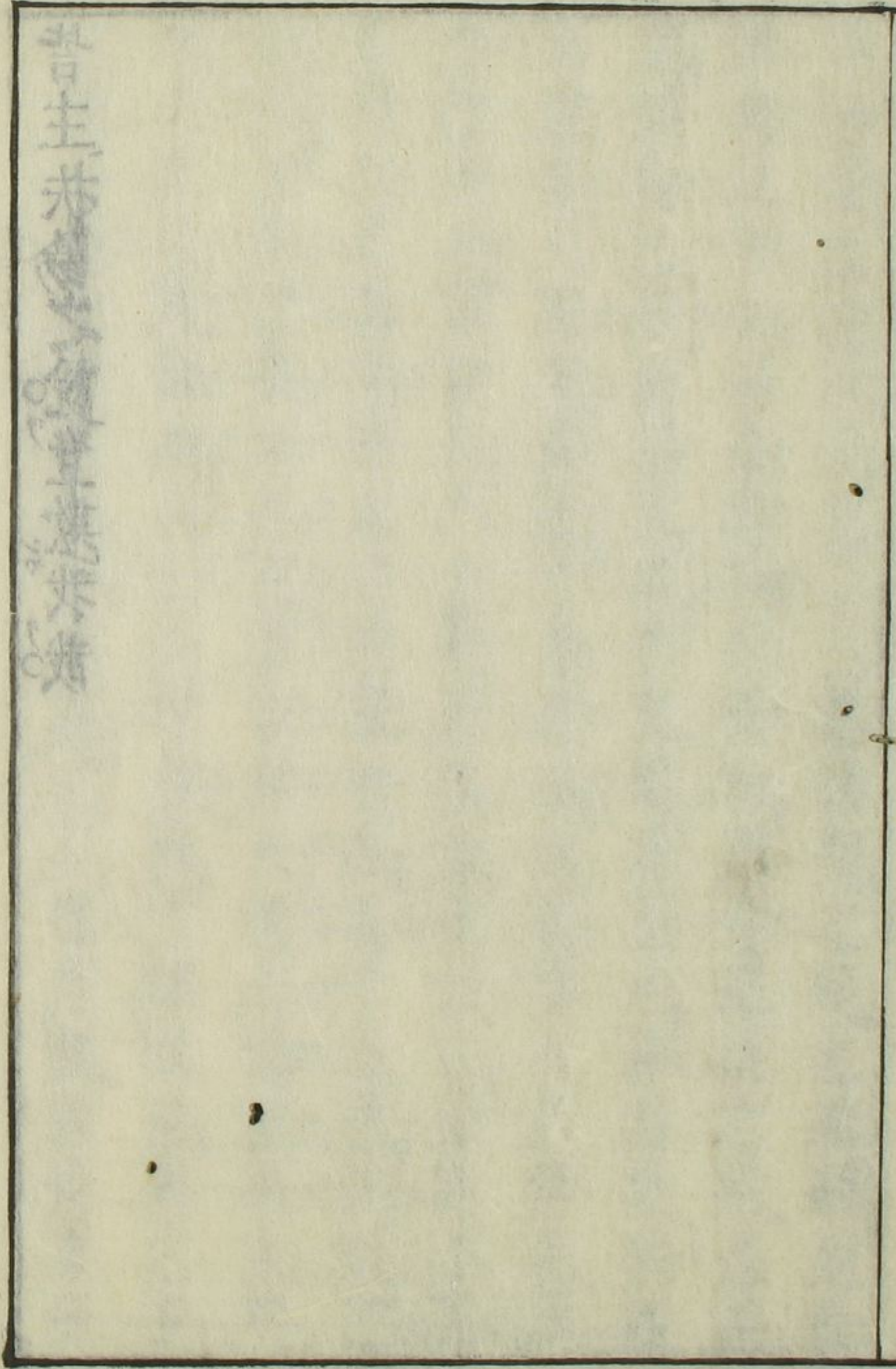
或問傷寒傳經皆逆故知其傳足不傳手矣然內經
既有六日傳其經盡當愈不愈藥之使不復傳經之
說焉知不從厥陰復逆傳手太陽戌而云傳足不傳
手耶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天地陰陽參互之理
其大段則一陰一陽兩儀判然也故自亥至辰為陽
之途自巳至戌為陰之途不容亂也所以外感傷寒
自太陽逆傳至厥陰盡則又復傳足太陽假使欲傳

手○太○陽○則○足○經○爲○陽○中○之○陰○既○以○陰○道○而○逆○轉○矣○其○
手○經○爲○陰○中○之○陽○豈○不○宜○以○陽○道○而○順○布○耶○順○則○宜○
向○前○亥○戌○轉○向○後○酉○何○以○傳○于○手○陽○明○之○酉○也○故○知○
必○不○傳○也○或○曰○足○經○既○必○不○傳○手○乃○傷○寒○中○有○犯○心○
而○驚○狂○犯○肺○而○咳○嗽○犯○肝○而○吐○衄○者○何○也○曰○此○襲○入○
之○餘○邪○不○可○以○常○經○論○猶○之○傷○寒○中○有○越○經○傳○腑○傳○
臟○等○乃○氣○體○之○偏○有○所○傷○而○見○此○度○越○常○情○之○事○也○
或○曰○雜○病○雙○行○何○以○見○之○曰○每○病○必○表○裏○並○見○可○知○
矣○或○曰○既○已○雙○行○何○以○又○云○病○久○而○變○手○三○陽○之○氣○

也○曰○子○不○見○雜○病○每○外○證○易○去○而○裏○證○淹○滯○耶○或○裏○
證○淹○滯○而○又○復○再○見○表○證○耶○此○何○以○故○蓋○傷○寒○之○邪○
外○來○純○陽○而○不○雜○因○而○透○傳○之○自○陽○及○陰○之○界○晝○然○
也○若○雜○證○手○三○陰○以○陰○經○而○居○晝○日○陽○地○之○外○其○手○
三○陽○以○陽○經○而○居○夜○分○陰○地○之○內○感○病○之○初○不○能○必○
其○專○于○陽○沉○深○變○氣○自○不○能○必○其○專○于○陰○矣○故○雜○病○
至○垂○斃○之○時○每○反○見○太○陽○之○發○熱○自○汗○陽○明○之○洩○瀉○
少○陽○之○寒○熱○雖○不○傳○經○而○循○其○氣○之○所○至○也○然○傷○寒○
以○陽○經○而○傳○陰○經○生○者○反○十○之○五○六○雜○證○自○陰○氣○而

變陽氣生者反十之二二蓋傷寒之病也驟驟則陰
 未傷故邪去而榮衛和榮衛和則愈雜證之病也深
 深則陰已盡而邪反熾邪反熾而正不勝則死矣然
 而雜病之死究多死于陽之亡何也蓋人賴陽氣以
 生故陽生而陰長今陰既以病深而亡亡則陽不生
 而四時之陰陽則刻刻循環相生也于是強既涸之
 陰以生生之事則所生者皆燥火而非陽和矣火為
 陰之化仍是陰盛而亡不知者狂于難成易虧之說
 滋陰不已此所謂欲下而墜之石也是故仲景東垣

皆主扶陽之說豈欺我哉



內傷外感陰陽或問

或問先生合十一支於人身而別其內外為傷寒雜
 證病之由始乃古人所未及果從何悟入耶日子不
 察司天運氣乎子午水火而同為少陰君火卯酉木
 金而同為陽明燥金且子午司天則必卯酉在泉卯
 酉司天則必子午在泉總以子午卯酉為一律而南
 不與北分東不與西分此陰陽有分體而陽必根於
 陰陰必根於陽之義也然子為陽之所起亥又為子
 之源午為陰之所起巳又為午之本南北與東西則

分其內外分界豈不在巳亥乎陰爲內陽爲外巳爲陽之盡則病之從外來者豈不從此發機乎寅申金木而同爲少陽相火巳亥火水而同爲厥陰風木且寅申司天則必巳亥在泉巳亥司天則必寅申在泉總以寅申巳亥爲一律而亥爲天門寅爲鬼戶巳爲地戶申爲人門連鬼于天連人于地此陰陽有分用而陰必變陽陽必變陰之義也巳午未爲陰中陽氣至申而反變爲手少陽亥子丑爲陽中陰氣至寅而反變爲足少陽則病之從膚而逆入者豈不以寅爲

轉關病之從腹而順出者豈不以申爲轉關乎辰戌土中之水火而同爲太陽寒水丑未土中之金木而同爲太陰溼土且辰戌司天則必丑未在泉丑未司天則必辰戌在泉總以辰戌丑未爲一律戌爲陰體陽用而居西北辰爲陽體陰用而居東南陰不離陽陽不離陰陰陽互用之義也然外感之邪從陰而左旋者逆傳至亥其病之不傳經附氣而行者豈不從巳順至申酉乎若內傷之邪原不傳經是不得言自戌而傳至巳也要知人之本體原無病病者或有感

徐氏曰論
而傷之者也。故外感外也。內傷亦外也。但傷在陰經。則逆傳。傷在陽氣。則順布。否則凡病該傳經而雜病。何不傳經也。內傷雜病。可以不傳經。而傷寒何以必傳經也。故知其傷之所從始。陰陽不同也。苟不察病機。從入之門。則病機之傳經與變氣。其順逆之故。何從知之。余故從運氣而悟人身內外之別。即從內外而悟人身病機之發。又即從病機傳歷之逆順而悟傷陰傷陽之分。或問先生據陰必左旋而言外感之邪。傷陽之陰。觀

其傳經似可無疑。但仲景明言風傷衛寒傷榮。又言衛強榮弱。故自汗衛氣閉固。故無汗。且傳陽傷陽。傳陰傷陰。未傳陰經。即云傷陰。或者義未安。意者先傷陽後傷陰乎。曰否。凡人之脈。雖云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其實陽氣循五行之次。而刻刻順布于臟腑。陰氣從經絡之道。而刻刻逆轉于周身。外為陽。內為陰。中亦為陰。經者骨肉之中。皮膚之內也。故曰陰也。非腎陰之陰也。若果傷陽之陽。則氣病而邪實。當隨氣外鼓。不能內入。且氣屬陽。陽宜右旋。不

宜左旋矣

或問傷寒以傳經而知自太陽及厥陰若內傷雜證不傳經何以知由巳而遞至申酉戌也曰內傷雜證每先熱中而嗽而火而燥漸及寒熱不已非自心包心肺以至火發金燥而終之以種種寒熱乎曰然則飲食不節陰受之也安知非亦傷陰而曰傷陰之陽也曰陰受之而壅者當下之事也不知中為一身之通道氣主之氣者肺主之壅則氣閉火鬱而心肺之陽受病故東垣氏曰內傷氣壅則心肺之陽先絕于

內正謂此也其他內傷雜證雖不盡由于傷食然或痰壅或氣鬱或風寒結飲于心下阻其呼吸之生氣或溼熱閉氣于胃脘致開氣血之不和何莫非內傷氣壅之理哉或曰虛損者豈無因房室勞役先傷其腎者乎曰仍有之此真不從外之巳午起而從內之戌亥來者也故治內傷之中又有峻補下焦一法然必無上焦心肺之症而後知其虛獨在腎耳若今之治虛損除補腎似無別法正由未透此一關也或曰聞此論病幾恍然矣然傷寒已有仲景法可遵若雜

證方論紛然無可把握。先生既明于始終去來之根，有可舉其方治之要乎？曰：病變無涯，不可執泥。然舉一隅亦可觸類而推。凡病之各見本臟證者，既按脈而責之矣。有病然而脈不然者，自當察其由何臟來，為本之本。內經所謂有者求之，無者求之也。既得其緒，逆從皆可補瀉。皆可然有補之而無益者，則臟腑自有本氣虛極，非藥力所可至也。且臟腑互有相通之氣，朝宗于肺，歸藏于腎，果令肺有以布其氣，腎有以納其氣，則乖氣自散，善氣自轉，豈若寒熱對治，氣

血鬻補者耶？更有要者，人之中氣為百骸之本，百病必乘此中之虛，則愈病豈有外于壯此中之氣也哉？故古人有建中之法，傷寒尚宜用之，而況雜症乎？故古人又有補腎不如補脾之說，然而建中之妙實不止于補脾矣。或問人有言：雜症槩多手，三陽有是理乎？曰：雜症雖不可槩之手，三陽然手，三陽何獨無所傷也？或曰：手三陽既可成雜症，然則手三陽之位，在申酉戌，似難必之已位，所起曰此當從手足經合而究之，手在上

足在下，足三陽自下而上，則手三陽勢必自上而下。故手三陽不能傳徧陰，不能主陽之令也。足三陽在東南陽位，則陽為主，故反向陰而逆。就手三陽在西北陰位，則陰為主，故反循氣而順趨。但申酉戌前為亥子丑，乃足三陰也。手經不傳足，故手三陽之氣仍合手三陰而轉。况雜證之初，或外傷皮毛，又內傷脾胃，證雖內外不一，論感總由外至，自不能不同出于分界之已。但足三陽之邪，外而入，無所間雜。雜症之始，表裏糾纏，而互見。故足三陽之邪，漸自三陽以入。

三陰而手三陽之邪，每自初起，即與手三陰雙行也。傷寒有行經盡，又復行經之理。則申酉戌手三陽之合行于巳午未手三陰者，豈無三陰病久，又復傳氣于手，少陽陽明太陽之理乎？特足三陽徹上徹下，勢大故無所不貫。手三陽上不至頭，下不至足，勢小故不能傳經。然經雖不能傳病之遷延，而不去，能不隨四時而變氣乎？藏氣各隨四時為衰旺，四時更而藏氣之旺者，卻病使愈，其藏氣之衰者，能不引病以前乎？是故諸虛損雜症，始而些小外感，繼而為熱中聚。

飲心胞為煩熱病在心上為咳嗽邪傳肺腑于此能
去其邪則氣自收而不傳矣失此不愈病氣復合于
陰中之少陽而挾相火以為災于是見火症病氣復
合于陰中之陽明而挾燥金以為患于是反見燥證
病氣復合于陰中之太陽而挾寒水以為形于是反
見無定之寒熱是故雜症至火燥寒熱水泛紛至不
一此陰盡而虛陽復亢乃電光燈燼之類所謂不足
而反見有餘之象濱于死矣于此施治雖非殺之然
不明之罪難乎免爾或曰雖然倘病家必欲勉強施

救一番將何法以應之曰此當審生生之理人之生
也一由水穀之精養于無窮一由元陽之根發于九
地觀其艱于食則以建中湯補中觀其虧于元則以
腎氣湯培本其倖或愈若舍此而保肺清心健脾胃
肝清腎火同屬無益此尤夢夢矣

元祿九年丙子末夏日

華洛二條通新町東入町

書肆武村新兵衛刊行

法華寺

